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  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# 刺桐紅裡望故園

張德例

十六年前送女兒去廈門讀書，順道來泉州匆匆一遊。那時的記憶像一幀泛黃的老照片：開元寺的雙塔在暮色中剪出莊嚴的輪廓，西街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洗得發亮，空氣裡瀰漫著泥土與樹葉的清新氣息。還有巷口那株開得正盛的刺桐，把整個黃昏都染紅了。這些年，一座城，一朵花，還有她的千年文脈，總讓我魂牽夢縈。

深秋的泉州，依然帶著南國特有的溫潤。友人一句「異木棉花開了」，我便與他驅車前往。車近泉州時，恰逢夕陽西下，金燦燦的餘暉是故人溫厚的手掌，輕輕撫過這座千年古城。天邊的雲霞染成緋紅，與地上盛放的異木棉連成一片，恍惚間，分不清是天上的雲落在了枝頭，還是樹上的花飛上了天際。那異木棉的粉，雖不似記憶裡刺桐的紅那般熾烈，卻也暈染出相似的暖意。

抵達時已是傍晚，巷口的燈光將紅磚古厝映照得格外溫柔。友人早在老宅天井

裡備好鐵觀音，茶香裊裊中，牆角的異木棉花瓣偶爾飄落肩頭。「記得你上次來，也是這個季節。」友人斟茶笑道，「這花開得正是時候，就像專程為了迎接故人。」我輕撫著斑駁的磚牆，十六年的光陰在指間流淌，一切都變了，一切又彷彿都沒變。

帶著一身茶香與花影，我們次日清晨登上清源山。晨霧如輕紗纏繞山間，友人遙指遠方：「看，那就是仙女醉臥。」但見群山勾勒出一位仙子的側影，她仰臥在天地之間，髮髻高挽，身姿曼妙。「傳說這位仙女因貪戀泉州美景，醉臥在此，化作了山脈。」友人的話語裡帶著詩意，「你看她始終望著東海的方向，那片海見證了多少舟楫往來，又連接著多少不息的鄉愁。」朝陽升起，給那輪廓鍍上一層金邊，仙女的衣袂在晨風中似乎輕輕飄動。

告別山巒，我們漫步在洛陽江畔。秋風帶著江水的濕潤拂過面頰，激起萬頃漣漪。這座被譽為「海內第一橋」的洛陽

橋，靜靜橫跨洛水，四十五座船形橋墩是歲月的舟楫，載著千年的故事。橋北段的月光菩薩塔靜靜佇立，慈悲的目光凝視往來行人。「這些橋墩用的可是『種蠟固基法』。」友人指著水下的基石。我俯身細看，牡蠣密佈，將石塊牢牢凝結。這先民的智慧，讓橋樑歷經潮汐而堅固，何嘗不似這片土地的文化，在時光沖刷中愈發堅韌。午後，我們走進閩台緣博物館。夕陽的光輝透過窗櫺，給展廳的白牆染上溫暖光澤，空氣中有古紙與木器的淡淡沉香。從史前閩台同屬一片陸地的考證，到宋元以來往來不絕的文物，每一件展品都在訴說割不斷的血脈親情。在一幅清代《福建全圖》前，我們久久駐足，「台灣府隸屬福建布政使司」的字樣清晰如昨。旁邊一對鹿港老夫婦用閩南語與工作人員交談，熟悉的鄉音在廳內迴盪，穿透了海峽的阻隔。友人說：「這夕陽照在文物上，是給歷史鍍上一層溫情。」我想起十六年前開元寺老居士的話：「泉州人過台灣，就像

走親戚。」黃昏的光影裡，古老的文書地圖都活了過來，輕聲講述同根同源的故事。

我們登上大坪山。鄭成功的雕像在最後一抹晚霞中巍然屹立，他身披戰袍，手按寶劍，目光如炬凝視東海。「1661年，鄭成功率兩萬五千將士從這裡啟航，跨越海峽。」友人的話語充滿敬意。山風獵獵，吹動他的披風，也送來當年戰旗招展的聲響。站在雕像下俯瞰，泉州城燈火漸次亮起，星子落滿人間。遠處，清源山的仙女輪廓在暮色中依然清晰，靜靜守望著這片土地。

臨別前夕，我們又一次來到西湖。月色下的湖面別有一番風致，刺桐的倒影在波光中搖曳，遠處傳來若有若無的南音。友人往我的行囊裡塞進清源山茶、刺桐干花，還有一隻精緻的紅船模型。「別忘了，」他望著天邊的弦月說，「刺桐年年都會這麼紅。這紅船，就當是個念想。」

車行漸遠，後視鏡裡的泉州城慢慢隱入暮色。但我知道，清源山上的仙女依然在守望，閩台緣博物館裡的故事還在繼續訴說，洛陽橋的月光菩薩塔依舊凝視著往來的人群。那抹刺桐紅，已在心底烙下；那葉紅船，永遠載著遊子的思念，在時光的長河裡緩緩航行。故鄉，原是仙女的凝望，是菩薩的月光，是行囊中永遠指向歸途的舟。

## 風過留痕

周基雲

它從窗櫺的縫隙裡悄悄擠進來，裹挾著幾分微涼的濕潤，帶著草木獨有的清新氣息。落在書頁邊角時，惹出些窸窣窸窣的響動，輕得像夢囈般朦朧。我下意识抬眼，想看看是什麼在作祟，腦海裡卻忽然蹦出「清風不識書，何必亂翻書」的詩句，不由得無奈地笑了。風本是看不見的，它沒有具體的顏色，也無確切的模樣；可若望向窗外那幾棵小樹，便看得見答案。枝葉微微地、持續不斷地朝一側俯身，帶著輕輕顫動的弧度，行一場無聲的禮，這便是風的形狀了。

散步時走近池塘，方纔還像一塊光滑綠玉般澄澈的水面，被微風輕輕一碰，瞬間「揉」出了褶皺。那些紋路細密極了，一層疊著一層，緩緩向岸邊推去，波光粼粼間，閃著魚鱗似的細碎光點。這光景，全然不像刻意的破壞，倒像一位慈愛的母親，用生了薄繭卻滿是溫柔的手，一遍又一遍輕撫著酣睡孩子的額頭。在這裡，風有了密度，是漾開的漣漪裡藏著的柔軟密度。

忽然，門軸「吱呀」一聲輕響，帶著午後特有的慵懶與睏倦。那聲音算不上清脆，卻格外清晰，像一位遲暮的老人，在無人留意的角落，輕輕歎出一聲滿足，或是一絲悵然。此刻的風，便有了聲調，是木質門軸裡藏著的古老聲調。當然，風的聲調也不全是這般溫和；寂靜的午夜，它會裹著哨音掠過，聽得人心裡發緊，驚得人難眠。

唐人李嶠寫風，「解落三秋葉，能開二月花。過江千尺浪，入竹萬竿斜」。全詩不著一個「風」字，卻讓我們從葉落、花開、浪湧、竹斜的景致裡，處處都能觸到風的蹤跡。這大抵就是東方詩學裡「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」的神韻。風的本體本是虛無，我們能捕捉到的，不過是它拂過萬物時留下的那些有情有狀、轉瞬即逝的痕跡。

然而風又何嘗總這般溫良敦厚？我的思緒飄向更遼闊的天地。想起夏日午後，天邊那片奔騰怒卷的雲，時而如群羊疾奔，時而似怒濤排空，瞬息萬變的姿態裡藏著壯闊的波瀾。那是風在高空之上，以天地為畫布揮毫寫下的狂草，筆力千鈞，氣魄雄渾。

更有颱風、龍捲風，那是風卸下溫和面具後的另一副模樣，是掙脫了所有羈絆的純粹力量。那時的風，不再是描摹景致的畫家，也不是吟哦詩意的詩人，而是發了狂、醉了酒的瘋魔。它咆哮著、旋轉著，將海水捲上蒼穹，將百年巨木連根拔起，把人間造物當作玩具般撕扯、拋擲。它所顯露的，是混沌的、原始的、帶著野蠻氣息的破壞力。

在這股力量面前，我們才猛然驚覺：平日裡那拂面不寒的微風，與此刻這摧枯拉朽的颶風，竟是同一位神明。它溫柔時，是情人唇邊輕拂的氣息；它暴怒時，便是席捲天地的浩劫。

深秋，風終於褪去了春日那身綴滿百花的斑斕衣裳，也斂去了夏日裡焦躁蒸騰的暑氣。它變得清瘦、硬朗、坦白。這時節的風，不再是裝點四季的裝飾家，也不是摧毀萬物的破壞家，反倒成了一位勾勒本質的雕塑家。

附近山上的林子，夏日裡還是一片蓊鬱的綠海，如今卻被風用無形的刻刀，雕出了分明的骨骸與脈絡。有些葉子被染成熾烈的紅與黃，燃燒著最後一段生命；更多的葉子，則被風乾脆利落地掃落，不帶一絲憐憫。於是，那些光禿禿的、交錯纏繞的枝幹便清晰地顯露出來，像老人手臂上糾結的血管，透著一股瘦硬而蒼勁的美。風把多餘的一切都剔除了，只留下最本質的、支撐著生命的線條。天地間忽然疏朗開闊，如同一間堆滿雜物的屋子被徹底清掃，顯露出原本的空曠與寂寥。

這大抵就是風的真形。它本無形，故而能成就萬物之形。

它曾溫柔描畫世間景致，也曾狂暴摧毀眼前一切，而最終，它以深秋裡雕塑家的手筆，昭示存在的本質：洗盡鉛華之後，那屬於生命的、清瘦的、帶著幾分寒意的風骨。

## 光陰燈影共溫醇

宋銀峰

我們單位與新建的東輝小學僅一牆之隔。我在四樓辦公，窗外就是小學寬大的操場。每當課鈴響起，我總能望見兄長伏案批改作業的剪影。

一支紅鋼筆在紙頁上沙沙遊走，那聲音春蠶啃食桑葉般細密，又似細雨潤澤新芽。當時未曾留意，這支筆會在我生命裡刻下如此深長的註腳；只記得墨香浮動間，他鬢角的青絲已被歲月悄然染上霜色。

兄長國友，長我十五歲。他於我，不單是血脈相連的哥哥，更是人生路上點亮的第一盞燈，燈火至今未熄。我初入小學時，他已是村裡的老師。開蒙學算術那天，他握著我的手在田字格裡寫數字，筆尖劃過紙面的沙沙聲，與窗外白楊葉的搖曳聲應和成韻。

他說，一橫一豎要像房屋的樑柱，撐得起天地間的重量。那時，他清瘦脖頸間的喉結輕輕滾動，像一枚待發的種子。

薄薄紙頁裡，彷彿藏著一片星辰大海，一張打撈智慧的網，在我幼小的心間緩緩鋪開。

後來他調往中學，我升入初中後，命運安排他成了我的數學老師，一教便是三年。他的課是全校公認的精彩。再繁複的定理，再曲折的公式，經他溫柔而清晰的講解，都如抽絲剝繭，脈絡分明。那時他已是教研組長，自有不怒而威的氣度。我坐在台下仰望，心中交織著驕傲與些許怯意。

家離學校遠，需得住校。父母最憂我不會自理伙食。兄長得知後，對父母說：「讓他跟我搭伙吧，省得孩子自己折騰。」

一句簡單的話，解了我初中生活的最大難題。從此，那間小小的教師宿舍裡，響起了我們兄弟的鍋碗瓢盆曲。從洗切烹炒到和面擀皮，他一步步教我，如同演算數學題，環環相扣。炊煙升起時，是飯菜的香氣；炊煙落下後，是紙墨的芬芳。那是我記憶中最安穩的一段煙火歲月。

生活上如此，學業上他更不曾放鬆。飯桌上，他常停下筷子問：「今天的課聽懂了嗎？」或是，「習題都會做嗎？」我對他心存敬畏，這敬畏裡有學生對嚴師的服從，也有幼弟對長兄的依戀。日復一日的相處，讓這份怕漸漸磨

鈍，化為了融融的和氣。我總是老實回答，不敢隱瞞。

初三時，三角函數那些正弦、餘弦、正切的概念，在我腦中纏成一團亂麻。一晚自習，他見我對著題目發呆，便搬凳坐到我身旁。煤油燈下，他在草稿紙上畫出道道輔助線，線條如春蠶吐絲，將紛亂的思緒細細編織。一遍，兩遍，三遍……

他極耐心地用筆標畫著圓與角，將函數值的來龍去脈掰開揉碎。

燈光將他的側影投在牆上，安穩如山。他用東坡詩句「橫看成嶺側成峰」教我轉換視角。不知第幾遍時，我腦中的厚繭忽然破地一聲透進光來，霎時雲開霧散。自那晚後，我對理科興趣日濃。後來我能以數理化作為跳出農門的基石，源頭正是那個夜晚他為我點亮的心燈。

我畢業後，兄長因教學管理出色，從中學校長直至學區校長，方始退休。任校長期間，他推行「三余讀書法」，倡導利用冬、夜、陰雨之時勤學。在他的引導下，無數農家子弟於田埂灶台油燈下，將光陰熬成改變命運的蜜糖。他們如同當年的我，借知識之梯，走出了各自的道路。他的學生中，有位居廳縣者，而更多的，是像他一樣散作星火，站在講台上延續光明。

我們的情誼早已超越尋常兄弟，添了一層近乎父子的牽念。我上中專時，他身負工作家庭重擔，仍不忘扶持我的學業生活。每學期離家，他塞給我的路費雖不多，卻讓我步履踏實。

工作後，他依然關心著我。遇有難處，我總第一個想到他。他有時專程來我單位或家裡，泡一杯清茶，聽我絮叨工作中的溝坎。他總是寥寥數語，卻能點醒我這局中人。許多燃眉之急，常在他不經意的三言兩語間尋得解法。

如今他退休閒居，仍保持著教師的習慣：晨起讀書，午間練字，黃昏看雲。清人鄭燮有詩云：「新竹高於舊竹枝，全憑老干為扶持。」這正是我們兄弟半生的寫照。他以兄長的溫暖融化我人生的寒意，以師者的智慧照亮我前行的長路。那些共度的晨昏，在記憶中釀成陳酒，愈久愈醇。細想來，我這一株「新竹」若能稍有立身之姿，全倚兄長這「老干」的支撐。

千言萬語湧到嘴邊，只化作心底一句最樸素的感歎：人生得此兄長，足矣。

「墨色」和「書香氣」。北方的山，多半是露著石頭，長著蒼勁的松柏，透著股粗獷勁兒。岳麓山呢，滿眼都是沉甸甸的深綠，綠得都快流下來了。那不是剛冒頭的新綠，是經了好多年沉澱下來的墨綠，厚得就像浸了千年的書頁上的油墨，連空氣裡好像都飄著點淡淡的紙香墨味兒。

走到半山腰，眼前一下子開闊了。轉身望去，湘江蜿蜒如一條流動的玉帶，在城市邊緣鋪展出粼粼波光；橘子洲則像一顆被江水輕輕托住的翡翠明珠，穩穩泊在江心，與兩岸青山、粼粼碧波共織一幅靈動的山水圖。這山水洲城的美景，就這麼躍然展現在眼前，跟北方那些山獨自立在那兒、透著蒼茫孤寂的感覺完全不一樣。

山路轉折處，一座飛簷翹角的亭子驀然撞入眼簾——愛晚亭。它精巧地嵌在濃綠之中，紅柱黛瓦，飛簷如鳥翼欲翔。簷角懸掛的銅鈴，山風過處，叮咚脆響，清越得能蕩瀦心塵。亭內石壁上，那奔放淋漓的《沁園春·長沙》字跡，每一個字都彷彿帶著灼熱的氣息撲面而來。我屏息凝視，想像著近一個世紀前，那個操著湖南口音的青年在此憑欄遠眺，胸中激盪著改天換地的豪情。一種跨越時空的共振，讓我這初來乍到的北方人，心頭也莫名地滾燙起來。這亭，不單是景，更是一個滾燙的烙印。

再往上，綠蔭深處，一片肅穆的花崗岩建築群呈現眼前——蔡鍔墓。墓塚莊重，銅碑上「蔡公松坡之墓」幾個大字，筆鋒遒勁銳利如刀，力透石背。墓周松柏森森，挺拔得近乎倔強。站在墓前，山風穿過松林，發出低沉的嗚咽。同行人輕聲講述著這位「護國軍神」討袁護國的壯舉。那份「為四萬萬人爭人格」的決絕，

在這寂靜山林中聽來，格外驚心動魄。蔡鍔先生的錚錚鐵骨，讓我肅然起敬。站在墓前良久，想起百年前那個為共和奔走的將軍——他從雲南出發，帶著寧為玉碎的決絕，在中國近代史刻下濃墨重彩的一筆。此刻山風掠過松林，發出嗚咽般的迴響，像極了他未竟的吶喊。

下山時，暮色漸起。岳麓書院那朱紅的大門已在望。雖因時間關係未能深入，但那「岳麓書院」的匾額，「惟楚有才，於斯為盛」的門聯，在夕陽餘暉下閃爍著溫潤而厚重的光澤。隔著院牆，彷彿能聽見千年絃歌的裊裊餘音。這是北方的書院難以擬的、一種深植於山水間的、活著的文脈。它沒有紫禁城的恢弘，卻自有一種綿長不息的生命力，讓人心生嚮往。

立於山腰回望，夕陽熔金，將書院飛簷、蒼翠山廓和遠處朦朧的湘江鍍上一層輝煌的暖色。天地間瀰漫著一種沉靜的壯美。此刻，作為一個初識岳麓的北方人，我才恍然明白：這座山不高，卻因承載了太厚重的歷史英魂與不滅文脈，而顯得無比巍峨。

它不像北方的山那樣以高度和險峻奪人，它是以文化的深度和歷史的溫度，悄然浸潤著每一個走近它的人。

山風帶著涼意拂過汗濕的額頭，也帶走了幾分初來南方的燥熱與陌生感。歸途的車燈亮起，我忍不住再次回望暮色中的岳麓。它像一位沉靜的智者，無言地矗立在燈火闌珊處。這一日的初訪岳麓山，那些墨綠的震撼、江水的開闊、銅鈴的清越、英魂的肅穆、書香的厚重……點點滴滴，恰如南方的雨水，悄然滲入我的心田。我知道，關於這座山的閱讀，於我，才剛剛翻開了扉頁。

## 山峰為骨 長卷書魂 ——記岳麓山

陳虹

作為一個北方人，看慣了那種陡峭險峻的高山，頭一回踏上岳麓山的石階，感覺翻開了一本不一樣的書——潮濕的空氣裡帶著草木的清新，山道蜿蜒，卻不陡峭，兩旁的樹蔭密得很，是北方少見的樣子，不見偉岸，不顯雄渾。香樟、古楓樹的枝葉層層疊疊，陽光穿過葉隙，在地上灑下晃動的光斑。

這七月天，草木長得正旺，葉子油亮油亮的，跟能照出人影似的，蟬在樹影裡「知了知了」地叫，把夏天的熱情都揉碎了撒在林子裡。

岳麓山不高，查資料說主峰雲麓峰才300.8米。對我愛爬山的人來說，這數兒實在有點「迷你」。可這「迷你」裡藏著的乾坤，卻在我抬級而上時，一點點顛覆了我的認知。

最讓我驚訝的，是那到處都是的

### 文藝副刊

